

修辭學探微

蔡宗陽著

文則

原刊

九九條

甲

六經之道既曰同歸六經之文容無異體故易
文似詩詩文似書書文似禮中孚九二曰鳴鶴
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使入詩
雅孰別爰辭抑二章曰其在于今興迷亂于政
顛覆厥德荒湛于酒女雖湛樂從弗念厥紹罔
敷求先王克共明刑使入書誥孰別雅語顧命
曰牖間南嚮敷重篋席黼純華玉仍几西序東

《文則》元惠宗至正十一年海岱劉庭幹金陵刊本

文史哲學集成
文史出版社印行

蔡宗陽著

文史哲學集成

修辭學探微



文史哲出版社印行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修辭學探微 / 蔡宗陽著. -- 初版. -- 臺北市：文
史哲，民 90

面；公分. -- (文史哲學集成；445)

含參考書目；面

ISBN 957-549-358-3 (平裝)

1. 中國語言 - 修辭 - 論文, 講詞等

802.707

90006849

文史哲學集成 ④⑤

修辭學探微

著 者：蔡 宗 陽

出 版 者：文 史 哲 出 版 社

登記證字號：行政院新聞局版臺業字五三三七號

發 行 人：彭 正 雄

發 行 所：文 史 哲 出 版 社

印 刷 者：文 史 哲 出 版 社

臺北市羅斯福路一段七十二巷四號

郵政劃撥帳號：一六一八〇一七五

電話 886-2-23511028 • 傳真 886-2-23965656

實價新臺幣四〇〇元

中 華 民 國 九 十 年 四 月 初 版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ISBN 957-549-358-3

序

修辭學是文學的美容師。修辭可以美化文學，文學可以美化人生。其實，修辭學不止與文學有關，修辭學與各類學科也有密不可分的關係。

本書彙集二十二篇論文，多半係研討會論文、學報論文、期刊論文，僅三篇係祝壽論文。本書的內容，大約有下列數端：

(一)論修辭與各類學科的關係：〈論修辭與文字的關係〉、〈論修辭與聲韻的關係〉、〈論修辭與訓詁的關係〉、〈論修辭與文法的關係〉等四篇，皆屬於論修辭與各類學科的關係。

(二)析論古籍的修辭美與理論：析論古籍的修辭美，有〈尚書〉的修辭藝術、〈論語〉的修辭技巧、〈荀子〉的修辭藝術、〈楚辭〉的修辭手法等四篇。析論古籍的修辭理論，僅有〈詩經〉的「比」與修辭的關係。

(三)闡論修辭格的分類：〈論譬喻的分類〉、〈論設問的分類〉、〈論引用的分類〉、〈論對偶的分類〉等四篇，皆屬於闡論修辭格的分類。

(四)其他有關修辭理論與實踐：有關修辭理論與實踐者，有〈海峽兩岸修辭研究的比較〉至〈與陳

伯之書的修辭技巧」等九篇。

本書內容雖然豐贍，但尙有待再充實者，如論修辭與美學、哲學、文學批評的關係。至盼爾後再撰寫這類論文，俟再版時再補充。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文系蔡宗陽敬識

修辭學探微 目錄

序		一
一 論修辭與文字的關係		一
二 論修辭與聲韻的關係		一七
三 論修辭與訓詁的關係		二九
四 論修辭與文法的關係		五三
五 《尚書》之修辭藝術		七一
六 《詩經》的「比」與修辭的關係		八七
七 《論語》的修辭技巧		一〇一
八 《荀子》的修辭藝術		一三五
九 《楚辭》的修辭手法		一四九

一〇	論譬喻的分類	一六三
一一	論設問的分類	一九三
一二	論引用的分類	二一九
一三	論對偶的分類	二三九
一四	海峽兩岸修辭研究的比較	二五五
一五	海峽兩岸對偶的名稱與分類之比較	二六七
一六	從修辭論中國文學的雅與俗	二九三
一七	哈薩克族民歌的修辭技巧	三一
一八	維吾爾族民歌的修辭技巧	三四一
一九	仲華師論中國修辭學探析	三六三
二〇	新聞標題的修辭技巧	三八一
二一	鄭子瑜先生論陳騭《文則》探析	四〇一
二二	《與陳伯之書》的修辭技巧	四一五

論修辭與文字學的關係

一、前言

修辭不止與文法攸關①，也與訓詁相關②，又與文字學③，是密不可分的。

修辭與文字學息息相關者，有析字、雙關、飛白三個修辭格。析字分爲化形析字、諧音析字、衍義析字三種，其中化形析字與文字學中的會意有關，諧音析字則與文字學中的假借相關。雙關、飛白與假借，也極爲相關。茲以修辭格爲經，文字學爲緯，加以詮證修辭與文字學，有何相關？

二、析字與文字學

所謂析字，是指在語文中，故意就文字的形體、聲音、意義加以分析，而創造出一種修辭方式的技巧。析字的作用有二：(1)可以使語文隱晦曲折，含蓄有致。(2)可以使語文幽默詼諧，饒有情趣。④一般修辭學將析字分爲化形析字、諧音析字、衍義析字三種；但黃師慶萱增加「綜合析字」⑤，例如：口語中由「妙不可言」諧音「妙不可鹽」，再牽附「妙不可醬油」，可看作綜合析字法。

「言」字諧音爲「鹽」字，「言」、「鹽」二字聲韻畢同，這是諧音析字，又是六書中的假借。「鹽」

字再牽附爲「醬油」是衍義析字。又如戲稱「假」爲「西貝」，是由諧音「賈」，再化形爲「西貝」，這是綜合運用諧音析字和化形析字。由此觀之，綜合析字多半是綜合運用化形析字、諧音析字、衍義析字，因此一般將析字分爲三種；但三種析字與文字學相關，僅有化形析字、諧音析字兩種。

(一)化形析字

所謂化形析字，是指在語文中，利用字形的離合、增損、借用等方式所構成的析字的一種修辭技巧。化形析字又分爲離合、增損、借形三種。三種化形析字與文字學有關。

所謂離合的化形析字，是指語文中，將字形分離之後，再組合成字的一種修辭技巧。離合的化形析字甚多，例如施耐庵《水滸傳·第三十九回》：

黃文炳道：「『耗國因家木』，耗收國家錢糧的人，必定是『家』頭著個木字，明明是個『宋』字。第二句『刀兵點水工』，興起刀兵之人，水邊著個『工』字，明明是個『江』字。這個人姓宋名江。」

「宋」字析離爲「家、木」，就六書而言，是會意。「江」字析離作「水、工」，就六書而言，也是會意。許慎《說文解字》：「宋，尻也。從宀、木，讀若送。」《說文解字》：「江，江水，出蜀湔氐徼外嶓山，入海。從水、工聲。」「江」字，在《說文解字》是形聲，修辭學卻運用爲會意。又如吳敬梓《儒林外史·第三十三回》：

張俊民道：「鬍子老官，這事憑你作法便了。做成了，少不得言身寸。」

王鬚子道：「我那個要你謝。」

「謝」字析離作「言、身、寸」，就文字學而言，是會意。但許慎《說文解字》：「謝，從言、射聲。」是形聲。由此觀之，「謝」字析離爲「言、身、寸」，不符合《說文解字》的說法。若用「言、射」合成「謝」字，又不雅麗；因爲「言、身、寸」，又可以衍義爲「請問三圍」，成爲衍義析字。又如康芸微《佳偶》：

田字下面一個力，這明明是告訴你，男人是在田裡出力氣的，你跟他們談感情呀！

「男」字析離爲「田、力」，就文字學而言，是會意。許慎《說文解字》：「男，丈夫也。從田、力，言男子力於田也。」由此觀之，「田、力」合成「男」字，既是化形析字，又是符合《說文解字》的原意。又如周作人《談酒》：

我既是酒鄉的一個土著，又這樣的喜歡談酒，好像一定是個與「三酉」結不解的酒徒了。

「酒」字析離爲「三、酉」，就文字學而言，是會意。但《說文解字》：「酒，就也。所以就人性之善惡。從水、酉，酉亦聲。」《說文解字》是從水、酉，作者卻是從三、酉，二者截然不同，可以明辨。

所謂增損的化形析字，是指在語文中，將字的筆畫增加或減少，用來襯托說明的一種修辭技巧。例如李百藥《北齊書·徐之才傳》：

徐之才聰辯強識，有兼人之敏。尤好刻談謔語，公私言聚，多相嘲戲。嘲王昕姓云：「有言則訐，近犬便狂，加頸足而爲馬，施角尾而爲羊。」盧元明戲之才云：「卿姓是未入人，名是字

之誤。」即答云：「卿姓在亡為虐，在丘為虛，生男則為虜，養馬則為驢。」

「王」字加「言」字成為「訢」字，「王」字加「犬」字成為「狂」字。「虐」加「亡」成為「虐」字，「虐」加「丘」成為「虛」字，「虐」加「男」成為「虜」字，「馬」加「盧」成為「驢」字。「訢」、「狂」、「虐」、「虛」、「虜」、「驢」等六字，就文字學而言，是會意。但《說文解字》：「狂，猘犬也。從犬、王聲。」就《說文解字》而言，「狂」字卻是形聲。又《說文解字》：「驢，驢獸，似馬，長耳。從馬、盧聲。」就《說文解字》而言，「驢」字卻是形聲。又《說文解字》：「虐，殘也，從虐爪人，虎足反爪人也。」「虐」是「從虐爪人」，而非「從虐、亡」。又如魯迅《且介亭雜文二集·序言》：

昨天編完了去年的文學，取發表於日報的短論以外者，謂之《且介亭雜文》；今天再來編今年的，因為除做了幾篇《文學論壇》，沒有寫短文，便都收錄在這裡面，算是《三編》。

「且介」，是租界的減損。「租」字減去「禾」字，便是「且」字。「界」字減去「田」字，便是「介」字。「且介亭」的真諦，是半租界的亭子。《說文解字》：「租，田賦也。從禾、且聲。」「租」字，依《說文解字》而言，是形聲。又《說文解字》：「界，竟也。從田、介聲。」「界」字也是形聲。「租、界」二字，減損字形的「禾、田」，保留字音的「且、介」，而成為「且、介」二字。

所謂借形的化形析字，是指在語文中，借原來的字形或詞語，來表達不同的意義。例如朱揆《諧

噓錄》：

有人將虞永興手寫《尚書》典錢。李尚書選曰：「經書那可典？」其人曰：「前已是《堯典》、《舜典》。」

《堯典》、《舜典》，是《尚書》的篇名。「典錢」的「典」，是典當、抵押之意。借「典」字的形體，來表達不同的意義，不僅是借形的化形析字，也是假借。又如沈復《浮生六記·閑情記趣》：

芸問曰：「今日之遊樂乎？」眾曰：「非夫人之力不及！」此大笑而散。

「今日之遊樂乎？」見於蘇軾《後赤壁賦》。「非夫人之力不及」，此出於《左傳·僖公二十年》。可是晉文公所說的「夫人」，是「那個人」之意，這裡指秦穆公。《浮生六記》所說的「夫人」，卻是指沈復的夫人陳芸。⑥借「夫人」之字形，來表達不同意義，這是借形的化形字，但非假借，而是借形的假借。

化形析字有些字與文字學相關，但有些字、詞與文字學雖然沒有直接關係，卻有間接關係。「田、力」合成「男」字和借形的「典」字，與文字學有息息相關。「言、身、寸」合成「謝」字，與文字學有間接關係；「夫人」的借形，也是與文字學有間接關係。

(二) 諧音析字

所謂諧音析字，是指在語文中，利用字音的相同、相近或聲韻相切來替代或推衍本字的析字的一種修辭技巧。董季棠將諧音析字分爲借音、切腳、雙反三種。⑦三種諧音析字，僅有借字的諧音析字與文字學有關。例如《儒林外史·第二十七回》：

南京的風俗，但凡新媳婦進門，三天就要到廚下收拾一樣菜發個利市。這菜一定是魚，取「富貴有餘」的意思。

用「魚」字，來象徵「有餘」之意，這是借音的諧音析字。「魚」與「餘」，是同音，因此不止是借音的諧音析字，又是與假借有關。又如《儒林外史·第二十八回》：

季葦蕭說道：「你們在這裡講鹽呆子的故事？我近日聽見說，揚州是六精。」

辛東之道：「是五精罷了，哪裡六精？」

李葦蕭道：「是六精的很！我說與你聽：他轎裡是坐的債精；抬轎的是牛精；跟轎的是屁精；看門的是謊精；家是藏著的是妖精；這是五精了。而今時派，這些鹽商頭上戴的是方巾，中間定是一個水晶結子；合起來是六精。」說罷，一齊笑了。

「晶」與「精」，是字音相同，就將「晶」字也算作「精」字，跟原有的「五精」，合起來叫做「六精」。⑧這是借音的諧音析字，也是假借，使語言產生新巧活潑，幽默詼諧的效果。

「魚」與「餘」是同音，「晶」與「精」也是同音，又借字的諧音來使用，因此「魚」、「晶」二字不但是諧音析字，也是假借。

三、雙關與文字學

所謂雙關，是指在語文中，一個字、一個詞或一個句子，同時顧到兩種事物或兼含兩種意義的一種修辭技巧。雙關的作用有三：(1)利用字音相似或相近，描述眼前的事物，來兼顧到心中想要抒發的

情感。(2)利用詞語的音、義，描繪眼前的事物，來表達心中另外的意思。(3)用眼前的事物或話語，和過去的事物或話語巧妙地聯繫起來，以表示諷刺或揶揄。⑨雙關分爲字音雙關、詞義雙關、句義雙關三種。三種雙關，僅有字音雙關與文字學有關。

所謂字音雙關，是指在語文中，一個字詞除本身所含的意義外，兼含另一個同音或音相近的字詞的意義的一種修辭技巧。字音雙關的例子很多，例如李商隱〈無題詩〉：

春蠶到死絲方盡，蠟炬成灰淚始乾。

這是描繪真摯的情感，甲對乙的愛情就像春蠶吐絲，蠟炬燃燒，到死才停止。「絲」字，除「絲」字的本義外，還諧音爲「思」之意。「淚」字，兼含蠟淚，人淚。「絲」字含有「思」之意，是假借。「淚」字含有「人淚」之意，是引申義。又如劉禹錫〈竹枝詞〉：

楊柳青青江水平，聞郎江上踏歌聲。東邊日出西邊雨，道是無晴還有晴。

「道是無晴還有晴」的「晴」字，本義是呼應「東邊日出」，諧音「情」字是呼應「聞郎江上踏歌聲」，含有「情」之意，是假借。又如馮夢龍的〈山歌〉：

不寫情詞不寫詩，

一方絲帕寄心知，

心知接了顛倒看，

橫也絲也豎也絲。

這般心事有誰知？

「絲帕」的「絲」字，除本義外，還兼有「思」之意。就「一方絲帕寄心知」而言，「絲」字是本義；就「這般心事有誰知」而言，「絲」字含有「思」之意。「橫也絲來豎也絲」的兩個「絲」字，除本義外，諧音「思」字，兼含「思」之意。由此觀之，兼含「思」之意，是假借。又如徐輝《長江漂流啓示錄》：

隊員雷志不慎失手將酒瓶打落，摔個粉碎！當時誰也沒在意。同桌的一位記者還替他解圍說：「沒關係，碎碎平安！」可是這竟成了不祥之兆。

「碎碎平安」的「碎碎」二字，是描述酒瓶打落，摔個粉碎；但經過記者一說，含有「歲歲」之意。「碎碎」二字，除本義外，諧音「歲歲」。兼有「歲歲」之意，是假借。

四、飛白與文字學

所謂飛白，是指在語文中，故意使用白字（別字）或在字音、字義、句法上有意歪曲附合，真實地記錄或引用的一種修辭技巧。飛白的作用有三：(1)可以存真，有助於刻畫人物形象。(2)可以創造幽默的氣氛，使語言生動活潑，富有趣味。(3)可以對那些語無倫次、白字連篇的人，給予無情的諷刺。

⑩飛白可分為語音飛白、字形飛白、詞義飛白、句義飛白等四種。

⑪語音飛白、字形飛白、詞義飛白皆與假借，息息相關。

所謂語音飛白，是指在語文中，真實地記錄或援用說話者咬舌子、口吃、方音等語音上的不標準現象所構成的飛白的一種修辭技巧。例如曹雪芹《紅樓夢·第二十回》：

寶玉、黛玉二人正說著，只見湘雲走來，笑道：「愛哥哥，林姐姐，你們天天一處現，我好容易來了，也不理我一理兒！」

黛玉笑道，「偏你咬舌子愛說話，連個『二哥哥』也叫不上來，只是『愛哥哥』、『愛哥哥』的。回來趕圍棋兒，又該你鬧么『愛』三了」。

把「二哥哥」說成「愛哥哥」，這是湘雲的咬舌子，作者將她真實地記錄下來，造成「飛白」的現象，使文章產生幽默詼諧、生動活潑的語言效果，令讀者回味無窮。「愛」字是「二」字的別字，可說是假借，也是語音的飛白。又如老舍《趙子曰》：

他從桌上拿起一本書，嗽了兩聲，又聳了聳肩，面對牆鄭重地念起來：「a boy, a peach.」他又嗽了兩聲，跟著低聲地沈吟：「一個『博愛』，一個『屁吃』！」

「boy」是英語「男孩」的意思，「peach」是英語「桃」的意思。趙子曰故意將原意讀成「博愛」、「屁吃」，而作者將錯就錯地記錄下來，以增強幽默感，饒有情趣。將「男孩」說成「博愛」，把「桃」講成「屁吃」，這是語音的飛白，也是假借。又如杜鵬程《夜走靈官峽》：

成渝從睡夢中醒來，以為是他的爸爸媽媽回來了，仔細辨認了一陣，發現是我，頭搖得像撥浪鼓似地說：「我不睡！我不睡！」

「為什麼？」他用小拳頭揉了揉眼睛，說：

「爸爸媽媽說：不管哪個人都要朽（守）住康（崗）位。」

我把成渝緊緊地抱起來，用我的臉暖了暖他的臉蛋，然後放下他，裹緊了大衣，把帽沿往下拉

了拉，出了石洞，下了山坡，順著絕壁上開鑿的運輸便道，向前走去。」

把「守住崗位」說成「朽住康位」，是方音的飛白，也是語音的飛白，又是假借。作者真實地記錄成渝的不標準的發音，呈現出地方色彩，又顯現兒童的純真可愛。又如馬瑞芳〈面對外國青年的眼睛〉：

英國人之後，進來了敦敦實實的伊藤直哉，進門就深鞠躬：「這些老師是……」

聽了韓克圖如此這般的介紹，他又來了一個九十度鞠躬：「我有燕（眼）不識泰山！」

把「有眼不識泰山」說成「有燕不識泰山」，這是語音的錯誤所致。「眼」說成「燕」，既是語音的飛白，又是假借。作者真實地照錄，產生戲謔有趣。

所謂字形飛白，是指在語文中，記錄或引用說話者的錯別字所構成的飛白的一種修辭技巧。例如薛寶新《夜光曲》：

陳師傅望了望她，略怔了一下，才小心翼翼地問：「你是不是剛才摔了一跤腿動不了啦？」

她一下摀住口，低下頭，笑出了聲：「我是要回廣場。」

「嗨，原來如比（此）！真是一場虛驚。」

婆婆嘴開了後門。車子猛一發動，真差勁，是個次等司機，……

作者照實記錄，利用字形飛白，使文章產生趣味。「原來如比」寫成「原來如比」，其中「比」是「此」的別字。把「此」誤作「比」，這是字形的飛白，也是假借。婆婆嘴是一位青年售票員，有一點貧嘴，他故意借字形相近而說成「原來如比（此）」，旨在逗趣。又如清代小石道人輯《嘻談續錄》：